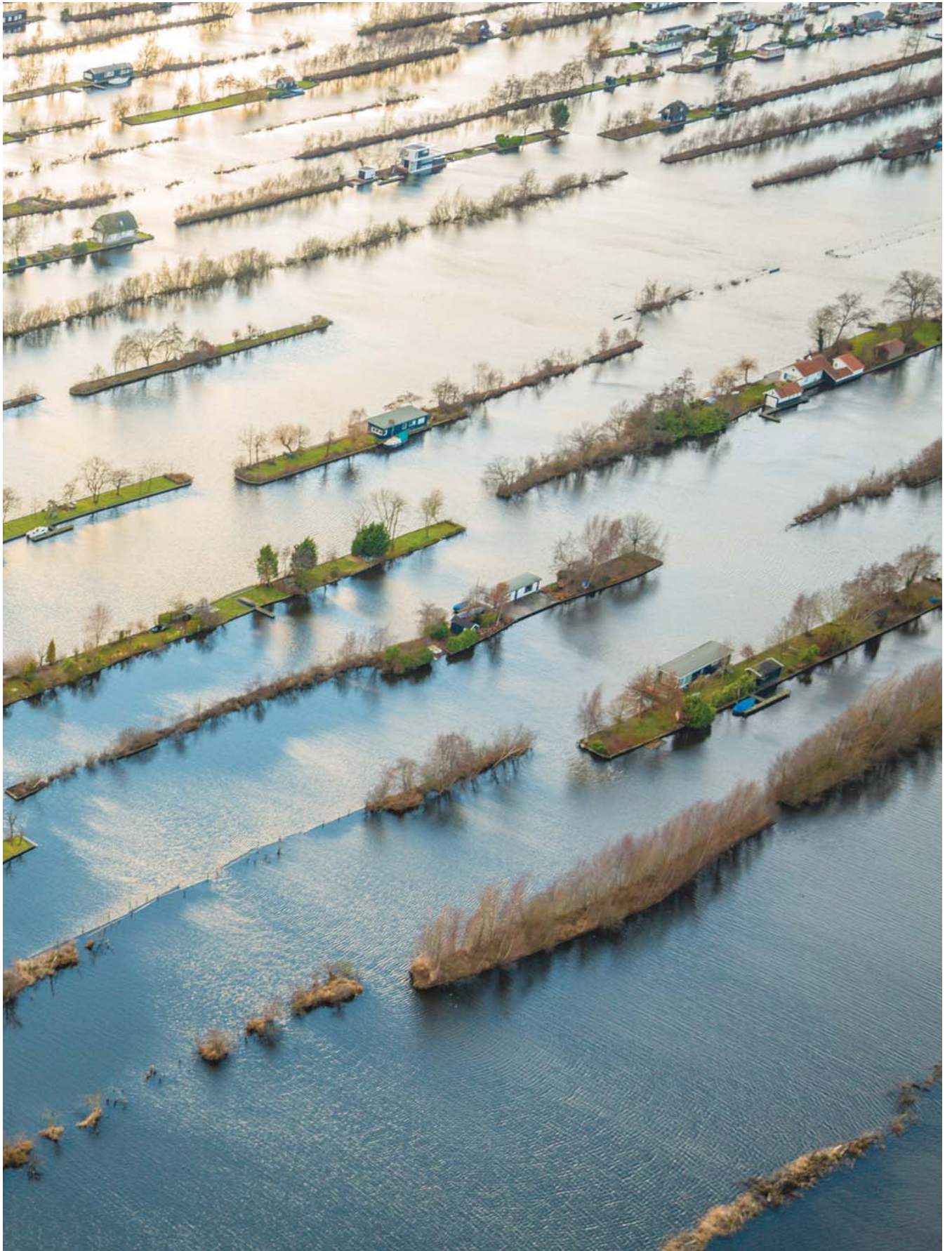




高空視角

攝影師喬治·史坦梅茲飛上天際，向我們展現大千世界





在荷蘭的韋德米倫 (Wijdmeren)，一個沼澤在開採泥炭後，變成一個只剩狹長島嶼的湖泊。

在喬治·史坦梅茲 George Steinmetz 車庫的門上方掛著兩個不尋常的交通標誌：一個是玻利維亞阿爾蒂普拉諾

廣漠高原 (Altiplano) 的駱馬，另一個是他在橫越阿拉伯沙漠所拍攝的那種單峰駱駝。

「我沒有受過攝影訓練；我只是開始拍照片，並愛上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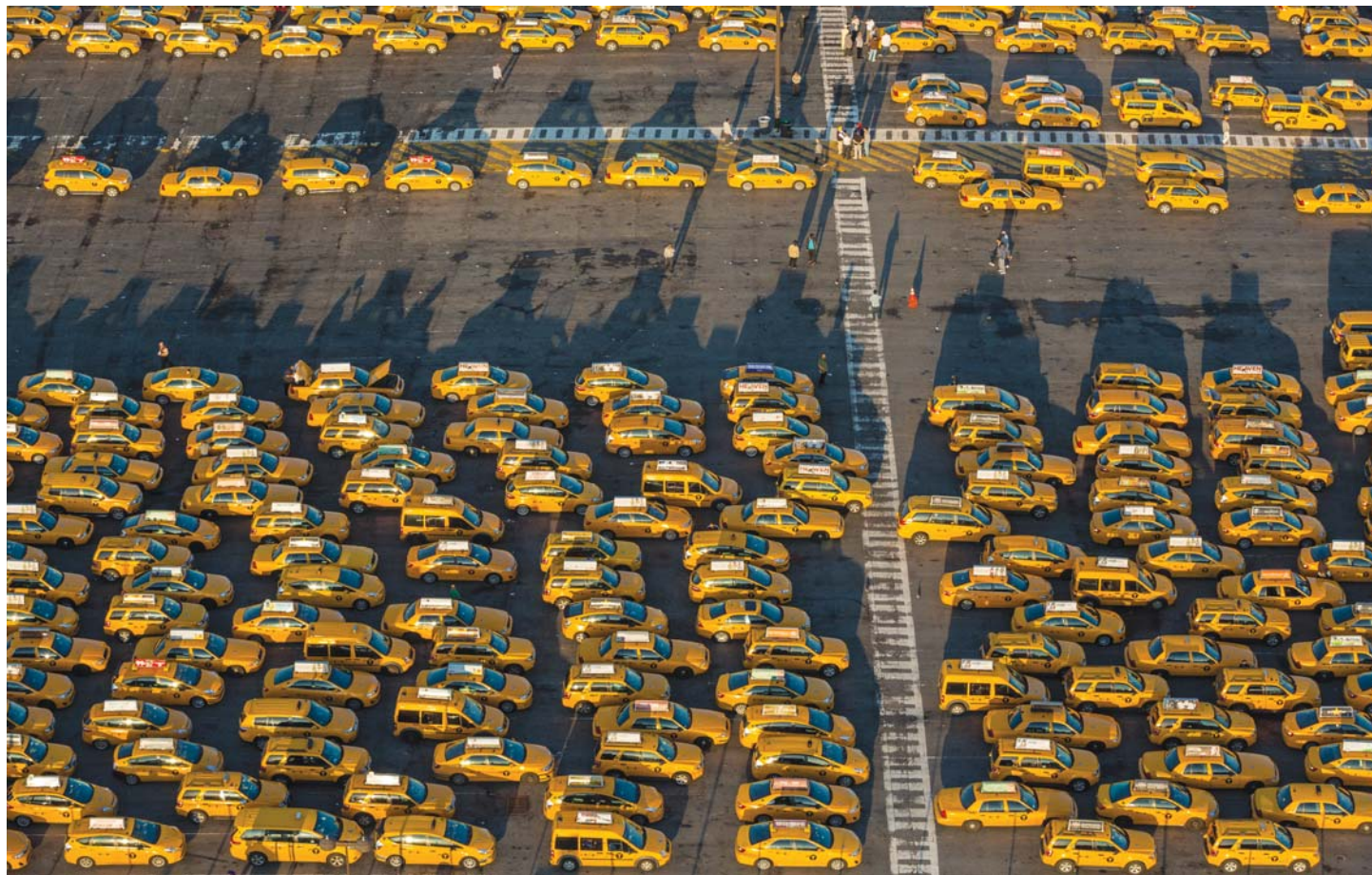
在屋子裡，桌面及地面都堆疊許多書籍和他旅遊的收藏品，包括蝴蝶及大型昆蟲、帽子，以及好些裝著沙漠沙子的瓶子。他光線充足的工作室可以俯瞰樹頂，裝滿幻燈片的櫃子沿著牆邊排列。到處都是足以陳列在博物館的裱框照片——有些是他自己的，有些是他在世界各地的傑出及知名友人及同僚所拍攝。

在擔任攝影師的 40 餘年裡，史坦梅茲從空中捕捉了非洲平原、戈壁沙漠、巴西廣袤的沙丘，及冰凍的南極大陸。他拍攝過紐約市的

都會風景、堪薩斯州的麥田，及印尼的棕櫚樹莊園。他的許多作品都是坐在動力飛行傘上看起來像是輕薄草坪躺椅裡完成的。

他的照片曾刊登在《紐約客》(New Yorker)、《史密森學會會刊》(Smithsonian)、《時代雜誌》(Time)，及《紐約時報雜誌》(New York Times Magazine)，也常投稿給《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他也出版過好幾本書：《俯瞰非洲》(African Air)、《空曠的四分之一》(Empty Quarter)、《俯瞰沙漠》(Desert Air)，及《俯瞰紐約》(New York Air)。

史坦梅茲習慣當一名觀察者，而不是被觀察者。他可能不愛談論自己，可是本刊的撰稿作家茱莉·貝恩 Julie Bain 到他與太太麗莎·班農 Lisa Bannon 與女兒及雙胞胎兒子同住的紐澤西州住家進行訪問時，發現他事實上十分健談。在漫長的訪談中——中間穿插參觀房子及在他工作室電腦前進行的照片介紹——他描述從空中視角捕捉世界的感覺。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在比佛利山莊出生長大，然後到史丹佛大學就讀地球物理學。你內在打破傳統、冒險犯難的那一面是在何時產生，如何產生？

史坦梅茲：比佛利山莊不是一個正常的地方，我想要逃開那裡。我主修地球物理可以算是意外；我在完成大部分的學業時，有人告訴我那是當時薪水最高的主修，因為油價很高。那時是 1970 年代末期。

1977 年，在我讀完大二後，我和朋友利用暑假到歐洲旅行。使用鐵路周遊券，我們可以免費到歐洲鐵路網的任何地方，外加摩洛哥。我心想：「摩洛哥？酷！可能會很有意思！」所以我就到摩洛哥。在那裡的時候，我認識一個剛剛騎摩托車橫越撒哈拉沙漠的人。我不禁想那是怎樣的一場冒險。

隔年夏天，我在德士古石油 (Texaco) 找到實習的工作。我存了大約 5,000 美元後心想：「這是我的非洲基金。」我沒有回史丹佛念大

四，而是買了一部二手相機，決定到非洲搭便車旅行，花一年的時間或是到錢花完為止。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那個經驗對你的人生有何影響？

史坦梅茲：坦白說，我去非洲是要逃離我優渥的生長環境。可是當我到那裡，我明白有好多東西有待學習與瞭解。有時候我好幾天沒有便車可以搭，因此村民會邀請我到他們家住。從這些村民到卡車司機，我學會如何用史瓦西里語、法語，和阿拉伯語來溝通。21 歲長大成人的自己到薩伊這樣的地方闖蕩是很刺激的事。我自己一人從倫敦到薩伊來回。那對我來說就像讀研究所。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何時迷上攝影？

史坦梅茲：我原本以為我會看到我從小到大的

為了他的《俯瞰紐約》一書，喬治·史坦梅茲見證過許多，從曼哈頓的最南端到甘迺迪機場外的計程車排班區。



肯亞的安伯賽里國家公園 (Amboseli National Park) 的沼澤裡有非洲草原象在吃草。這座公園有超過 900 隻大象。

《國家地理雜誌》看到的景色，例如赤裸上身的女性及掛著唇盤的人，因此我想我應該帶相機。這一類的景象看到不多，可是卻看到許多不曾見過的事物。

我在尼日北部遇見過一些圖瓦雷克人。他們是半游牧民族，主要飼養駱駝與山羊。我很有興趣瞭解非洲人的傳統生活方式，我開始尋找那些文化，試著記錄他們的生活。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有任何攝影背景來引導你嗎？

史坦梅茲：我當時真的搞不清楚狀況！我沒有受過攝影訓練；我只是開始拍照片，並愛上攝

「我遊歷過 20 個國家，非常緩慢地。我對非洲慢慢產生一種直覺。」

影。它迫使我打破自己的界限。當然，我必須等到底片沖洗出來才搞清楚自己犯了什麼錯誤。沒有人跟我說：「在非洲日正當中時不可以拍照。」我還記得旅行一年後回到母親家，熬了一整晚處理約 80 盒底片，發現自己搞砸無數次。那些美好神奇的事物都還歷歷在目，但光線很糟，照片拍得很爛。可是我發現有幾張照片還可以，我就是這樣學的。

在旅行將近一年後，我回到史丹佛完成大學學業，然後回到非洲又待了一年半。我遊歷過 20 個國家，非常緩慢地。我對非洲慢慢產生一種直覺。我從非常草根的層次來瞭解它。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身為一個未受過訓練、未



受肯定的攝影師，你如何靠它維生？

史坦梅茲：我回國後，搬到舊金山和大學的朋友同住。我把我拍非洲的作品給當地雜誌的編輯看，他們說：「嗯，拍得很棒，可是我們不需要非洲人的照片；我們需要舊金山這裡事物的照片。」因此我替自己訂定新計畫：就拍我所居住的那個街區的照片。同一條街上有一間福音教堂，還有一間哈雷機車幫聚集的機車店。那是 80 年代初期愛滋病危機剛開始的時候，我樓上的鄰居是變裝皇后，他會穿著溜冰鞋和修女服發放保險套。我開始深入挖掘，找到完全出乎我意外的東西。我把作品給編輯看，慢慢開始得到工作。

打從那時候起我就是自由工作者。我不曾有過一份全職的工作。我有個朋友說，當你是

自由工作者，你就像一隻野貓——總是比較饑餓，腳步比較輕盈。在尼日，圖瓦雷克人用駱駝運送鹽巴橫越沙漠到市場。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什麼促使你想要遠離地面，從空中拍攝照片？

史坦梅茲：在非洲搭便車旅行時，我經常坐在卡車車頂上，那裡的風景很不錯。我心想：「如果我能夠飛在這片土地的上方，從那裡來欣賞，不是很棒嗎？」我對去飛行學校學成為駕駛員不是很有興趣。我想要帶著相機，像鳥一樣飛。

我也想要低空飛，盡可能緩慢沉靜，設法融入，而不打擾底下的人或事物。當然，這是在無人機問世前很久的事。所以我聽說有動力飛行傘這種東西便去上課。整個裝備可以裝



烏莫馬 (Umm al-Maa) 進3個袋子，重量不是利比亞烏巴里沙海 (Ubari Sand Sea) 數十個鹽水湖的其中一個。

到72磅(約32.7公斤)，因此我能夠帶著它進入大多數的機場和國家，就像普通行李一樣。(史坦梅茲的飛行傘照片，請參見國際扶輪英文月刊2019年6月號封面及第2頁。)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一旦你學會如何在空中飛，你到底如何決定要鎖定什麼？

史坦梅茲：我在旅行前會做很多功課。在Google Earth問世前，我會設法跟科學家弄到衛星照片，熟讀詳細的地圖尋找有趣的特徵。我打很多電話。我蒐集許多資訊。在地面上我也開始蒐集東西，像是昆蟲和男用帽子。我以前不曾這樣想過，但攝影多少也算是在蒐集事物。

「每個人都認為(沙漠)是荒原，可是對我來說，它們是壯觀、精緻的曠野。」

我尤其喜歡飛在沙漠上空。每個人都認為沙漠是荒原，可是對我來說，它們是壯觀、精緻的曠野。我發現沒有人出過書介紹世界所有的沙漠，我覺得擔心，「或許那是因為沒人在乎。」可是我在乎，我相信我的判斷。我決定鎖定最極端的沙漠，因為它們最奇特，就像是剝掉皮的地球。我探索的沙漠一個比一個有趣。於是我說：「嗯，糟糕，我要想辦法全部都去。」用飛行傘會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可是我當時沒想到會花上15年的時間。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有些南極的照片看起來像是在其他星球拍的。南極大陸稱得上是沙漠嗎？



史坦梅茲：我把「極端」定義為年降雨量在 100 公釐以下，南極大陸大多數的地方都符合條件。我跟國家科學基金會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申請獎助金，將它稱為「凍漠」，不曾有人以這樣的角度來思考。我在那裡待了 10 個星期，大約比我原本打算離家的時間多了快 1 個月。可是真的很棒。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可以在南極上空使用你的飛行傘嗎？

史坦梅茲：我有在考慮用，可是國家科學基金會因為酷寒及強風而擔心安全問題。可是他們給我 15 小時的專用直升機時間，所以我可以控制我們要去的地方，然後我還拜託科學家讓我搭便車趴趴走。國家科學基金會想要宣傳他們科學家所在做的事。如果科學家的照片刊登

出來，這對他們取得募款會有幫助。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使用飛行傘的恐懼點是什麼？你是那種腎上腺素發達的勇士嗎？

史坦梅茲：不是，我在飛的時候，常常覺得十分害怕。我第一次用飛行傘在非洲飛時，我升上 5,000 英尺高空為了拍一個巨大的火山口，我嚇得快魂飛魄散。人類就是不屬於那裡。你根本形同坐在草坪躺椅，有個控制器而已，相當嚇人，我心想：「我可能會死在那裡，可是至少我在死前應該拍張照片。」那是我目前嘗試過最高的高度。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做了許多安全措施，然而你仍然有一些意外。最有趣的墜機故事？

2017 年，嚴重乾旱讓加州聖塔羅莎 (Santa Rosa) 飽受野火的危害。



為了一個 21 世紀農業的企劃案，史坦梅茲參觀愛荷華州的火雞場。

史坦梅茲：每個人都想要聽墜機。好吧，我的墜機故事發生在墨西哥，那時我在上加利福尼亞拍攝鯨魚。

那是加州灰鯨最大的繁殖區域，母鯨帶著它們的新生兒在那裡。我心想我可以從低空——大約水面上方幾百英尺——拍到獨一無二的照片。我還有個動力飛行傘世界冠軍當我的助理，坐在下方的船上，用無線電聯繫。當馬達失效時，我用無線電呼叫亞倫。爛招。我應該直接往海岸飛，當時用滑行的可能可以安全抵達。我墜機入海。

馬達故障時亞倫並沒有從船上看著我，可是沒幾分鐘他還是抵達我身邊，在我沉沒前把我拉上船。我有許多安全裝備——我穿著碰到鹽水時二氧化碳匣會充氣的救生衣，所以它自

「我應《國家地理雜誌》之邀做一項大計畫，探討全球食物供給及如何滿足人口不斷成長的需求。」

動充氣了——我或許不會溺水，可是那次災難很燒錢，也很嚴重。馬達整個摔爛，我的相機和無線電也是。我們必須多替自己著想；這種飛行是沒有執照的。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我相信掉到水裡很嚇人，可是摔到陸地上不是更糟糕嗎？

史坦梅茲：不幸的是，我也摔過。2006 年，《國家地理雜誌》派我去拍中國空中攝影集。要涵蓋整個中國是個大規模的計畫。我決定要從新疆的塔克拉馬干沙漠開始。那是在一個陡峭谷地的乾枯河床，兩邊有白楊木，河床上一大片礫石沙洲。我和亞倫前一天晚上很晚才



到，所以我們沒有事先去勘查地點。隔天早上我們在黎明前的微光中忙來忙去，加緊動作，以便讓我在日出前能升空。我們有點昏昏沉沉，設備或許沒有安裝得非常正確。就在我從礫石沙洲起飛不久，突然刮起風，然後我就朝一棵樹直直飛去。我試著躲開，可是當時我馬力全開，幾秒後就撞到樹頂。我清醒時人在地面上，渾身是血。亞倫起初以為我癱瘓了，可是我情況還好。他們把我送到醫院，那裡有個顏面手術部門，我排第一個。幫我縫合的醫師很厲害，而且只花了四塊錢。休息一天後，我繼續我們的行程。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說你成為環保人士算是有點意外。你如何從想要看世界轉變為想要解救世界？

史坦梅茲：我一開始不是個熱愛樹木的人。可是當我在沙漠遊歷，我不斷看到乾燥化的跡象，聽到老者談論自然環境發生多大改變。後來我應《國家地理雜誌》之邀做一項大計畫，探討全球食物供給及如何滿足人口不斷成長的需求（全球人口可能在 2050 年達到 90 億人）。我告訴他們說要拍有趣的照片，我們應該去看看超大型農業，事情也自此變得很有意思。我預想會拍到一望無際的牛群。我去的第一個地方是堪薩斯。我到那裡的第一個星期便落得去坐牢。

東京附近一處水耕農場的工人在種植萵苣。

有天早上，我駕著我的飛行傘，下方是飼育場的數千頭牛。飼育場的經理攔下我在地面上的助理，想知道我在幹嘛。我的助理解釋說我在替《國家地理雜誌》工作，可是那名男



南極大陸艾瑞巴斯山 (Mount Erebus) 的蒸汽噴口在這個洞穴創造出精緻繁複的冰層。

子要我下來。我用無線電回話說：「我很樂意跟他談談，可是在我飛完之後。」

然後他威脅要打電話給警長。我說：「如果他想叫警長，就叫警長。這是個自由的國家。」嗯，他真的打電話給警長，我著陸時就立即被逮捕。我因非法入侵而被關在郡監獄裡。

我們在日出前抵達，四周都沒有人，沒有人可以問。也沒有「非請勿入」的標示，沒有籬笆，沒有大門。我們只是停在路邊，找個草比較短的地方，我就起飛了。完全沒有破壞那個地方。那是個不實告訴，他們必須撤告。

我因為食物進入環保議題。當你開始思考溫室氣體，大多數的人都忽略農業這個因素的比重幾乎跟交通工具一樣大。對我來說，製造人類食物是比較沒人報導的事。身為記者，那是我覺得最有意思的事：告訴大家他們所不知道的事。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何時屈服於用無人機拍攝的誘惑？原因為何？

史坦梅茲：無人機問世時我正在進行食物計畫。許多環境對飛行傘來說不安全，例如水面

「在試圖找尋你的最佳方式的過程中，透過編輯及回饋，便會訓練自己的眼力。」

及工業設施上空，我想使用無人機可能是比較好的選擇。我有幾次行程帶著兩組飛行傘及兩部無人機。我的東西塞滿一整輛雪佛龍 Suburban 休旅車。我明白無人機照片的品質不如我用相機拍的，可是我無法像無人機一樣輕易把飛行傘移動到空中的某個精確位置，所以算是有得有失吧。無人機開啟了新的可能性，可是它不太適合用於探索，因為它的視野只有幾公里，你所能看到的就是面前的小小螢幕。經常，駕駛飛行傘時，我會發現從地面完全無法想像的事。

在試圖找尋你的最佳方式的過程中，透過編輯及回饋，便會訓練自己的眼力。那很花時間，可是我認為這正是專業人士與業餘者的區別。這就像你聽到有人用非常獨特的方式來演奏吉他，你就可以聽得出來他們已經投入成千上萬個小時來琢磨他們的技巧。功夫一向得來不易。

紐約作家 Julie Bain 曾訪問過三屆扶輪攝影比賽的評審。